

# 刑侦一号大案：15条人命，140万！



作者 | 燕无双

12月7日晚，《我是刑警》中张克寒案随着悍匪被击毙落下帷幕。

此案原型周克华案，在现实中历时八年才告破。而在剧中，也历经10集才表述圆满，足可见匪徒之凶残狡猾、案件之错综复杂。

“周克华案”始末发在昨天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观看。

看到评论区有人认为剧中张克寒的原型，是上世纪90年代“刑侦一号案”的白宝山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白宝山案与剧中张克寒案虽颇多相似之处，但对比之下，无论是案发时间，还是案件细节，剧中高度还原的都应该是发生在苏湘渝三地的周克华案。

还有人遗憾白宝山案为什么没在这部剧中重现，我想制作方的主要考量还是纪实性，此剧以主人公秦川的成长为主线，案件全部为人物原型参与或主办的实例。这种情况下，若把发生在1996年的白宝山案硬套在主人公身上，逻辑难以自洽。

更何况，周克华案侦破过程之艰难险阻、一波三折，比白宝山案更甚。周克华案已经写过了，我们不妨把时针拨回上世纪，回放一下白宝山案：

与周克华相比，白宝山虽略显狡猾不足，但论其凶悍程度，却称得上是一个在刑侦史上拥有坐标地位的人。

1958年，白宝山出生于北京石景山区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，虽不富裕，但温饱无忧。然而，随着他两岁时父亲病故，平和的日子被打破了。

无力照顾他的母亲，把他送到了老家河北省徐水县祖父母身边。之后母亲改嫁生子，更无暇顾及白宝山。

直到白宝山13岁，母亲才把他接回北京上小学。六七岁的孩子中间突然来了一个13岁的傻大个，还一天学没上过，白宝山备受老师同

学嘲笑。

年幼时的孤凄，年少时的冷眼，让他变得极度自卑又自负。只上了两年，15岁的他就辍学了。

打了几年零工后，18岁时，白宝山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，成为一名装卸工。在一次厂里举办的实弹射击培训中，他迷上了打枪。一下班就背着气枪到附近的林子里打鸟，竟练成了一手好枪法。

1981年，24岁的白宝山和同厂一位女工结婚，第二年喜得一对龙凤胎。

然而，喜悦过后，生活的艰难接踵而来。文化程度不高的他，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，竟然是结伙盗窃。

小偷小摸的日子仅过了四个月，就赶上全国第一次严打。1983年，25岁的白宝山因为盗窃罪被石景山法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，被送往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。

刚开始，他一心想尽快出狱见老婆孩子，表现特别好。不料两年后，他被刚入狱的犯人告发曾参与过一桩抢劫案。于是两罪合并有期徒刑14年。

这一下白宝山心里“哇凉哇凉”的，其妻也倍感绝望，和他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。

心爱的一双儿女又轮回了他的命运，他心中充满怨恨，怨恨狱友的无义，怨恨妻子的无情，怨恨生活的不公.....

1991年，33岁的白宝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，同时被注销北京市户口。

此时狱中的他，唯一的慰藉就是收到两个孩子的来信。然而，1992年的一天，女儿的一封来信却刺痛了他。

女儿说：继父经常打骂妈妈，对他们兄妹二人也不好，别的孩子都有零花钱，他们没有，在外边也总受到别人的欺负.....

白宝山忍不住痛哭流涕，他对狱友说：“等我出狱后一定要弄到300万，给两个孩子买房买车，那样就没人会瞧不起他们了.....”

然而，他所能想到的挣钱的方法，是更疯狂而又大胆的罪恶.....

他开始努力学习武器知识，在农场负责放牛的他有时会将跑进监狱领地的羊扣押，要求牧民用弹药交换。

就这样，几年里，他一边积极表现争取提前出狱，一边用各种方式换取了100多发子弹，并把这些子弹藏在牛棚顶棚。

这个时候的白宝山，早已不是那个怯懦的工人。为了练胆，同时也为了报复时常欺辱、打骂他的两个狱友李保玉和傅志军，他先后把两人骗到监狱牛棚，用铁榔头砸死了他们，并埋在提前挖好的坑内。

接连两个犯人失踪，引起了狱方的怀疑。然而，在对白宝山审查三个月后，却始终没有找到证据，也没有发现尸体，只能放了他。

直到几年后白宝山伏法，这两个犯人的尸体才被挖出。

1996年3月7日，白宝山出狱了。他全身缠满积攒至今的75发步枪子弹和50发手枪子弹，回到了北京。

刚回到北京的他，被母亲、继父和同父异母弟弟百般关怀，渐渐想放下仇恨，做点小买卖好好过日子。

然而，由于他的北京户口已注销，他按规定到派出所申请重办户口，期间却受到户籍警的刁难和歧视。之后他在一些旅游景点摆地摊，不是被城管罚款，就是被没收商品。

这一切，使他心中快要熄灭的罪恶之火，再度熊熊燃起。他开始想

搞一把枪。

经提前踩点，1996年3月31日晚，他趁京西石景山电厂哨兵范龙泽换岗的间隙，将其砸晕，抢走“五六”式半自动步枪一把。

之后，他又觉得步枪不方便携带，于4月7日晚，在北京某装甲兵司令部，开枪击伤哨兵余启明，抢走其手枪枪套，不料半路发现枪套是空的。

其后，他将目光瞄准老家徐水县。7月26日晚，他开枪打倒了徐水某部队两个哨兵，抢得“81”式自动步枪一支逃回北京。

回到北京后，他一面照旧贩卖些小商品做掩护，一面寻找机会抢劫。期间，他认识了做小生意的四川女子谢宗芬。

他对长相不惊艳，已婚还有两个孩子的谢宗芬并无太多情意，只是觉得有个女人在身边可以做掩护，二人很快同居。

得知白宝山意图的谢宗芬，劝他和自己做生意安稳度日。然而，一心想为儿女“创收”三百万的白宝山哪肯罢休，在他的怒斥和威胁下，已经离不开他的谢宗芬，选择同流合污。帮他缝制枪套、打探消息、参与行动策划。

之后，两人联袂，在罪恶之路上越走越远。

1996年12月10日，白宝山在西城区德外北滨河路香烟批发市场，打死一名女摊主，抢得六万五千余元。事后，把其中的五千元给了谢宗芬。

白宝山在北京连续做了几起案子，北京公安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，夜以继日侦办。眼见风声渐紧，白宝山想起他在新疆还有藏好的子弹，于是决定把阵地转移到新疆。

1997年春节过后，白宝山、谢宗芬来到新疆。并找到白之前在监狱

里认识的狱友吴子明，拉他入伙，双方一拍即合。

为表诚意，吴子明提议抢劫他认识的新疆149团的姜警长身上的手枪。

1997年8月7日下午，白宝山、吴子明二人在147团附近公路抢劫了一辆摩托车并杀害车主，埋尸后直奔149团。

他们耐心潜伏到半夜12：00，提枪冲进姜警长的宿舍，开枪打死了姜警长和治安员，抢得“54”式手枪一支和11发子弹，迅速逃离。

一天，谢宗芬打探到乌鲁木齐的边疆宾馆做生意的人很多，他们每天都携带大量现金。

1997年8月19日，白宝山、吴子明携带武器来到边疆宾馆。他们先是在入口打死一个正在数钱的生意人，过程中，又打死一名正在执勤的保安。

他们冲进宾馆内，刚好撞到一个手提红色旅行包的商人，白宝山连开两枪打死了他。

光天化日，这场血腥恐怖事件吓呆众人，惊醒后人们开始四散奔逃。也有勇者赶上来追击，白宝山穷凶极恶连续扫射，又当场打死了3人，打伤4人。

逃回住处后，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，那个商人的提包内竟有100万元。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，共计140万元，三人欣喜若狂。

然而，巨额财富面前，乌合之众却有了分歧。吴子明要平分这140万，白宝山则认为应该有谢宗芬的一份。双方有了龃龉，白宝山杀心顿起。

看到白宝山若有所思的目光，吴子明心里也有了防备。他悄悄把自己和白宝山的罪行记在日记本上，同时写上了白宝山的地址，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吴子兵。并告诉弟弟，如果自己一个月回不来，就让

他拿着日记本去报案。

8月23日，白宝山、谢宗芬来找吴子明，表示在离开新疆之前，想让他带他们去天池玩一圈。尽管吴子明有了不好预感，却没有理由拒绝。

与虎谋皮者，哪能全身而退。在天池，白宝山开枪打死了吴子明并焚尸。

亲眼见到白宝山的手段，谢宗芬吓的魂飞天外，只能努力讨好他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。

然而，回到北京后，为免后患，白宝山还是准备杀了她。他在石景山附近挖好了坑，不料谢宗芬表现的格外温顺，想起共度的快乐时光，他一时下不了手。

最终，白宝山给了谢宗芬12万，让她回了四川老家。

另一边，吴子兵一直没等到哥哥回来，遂于1997年9月5日，向新疆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。新疆警方立即将此消息电告北京警方。

当晚7点，作恶多端的悍匪白宝山在北京住处落网。两天后，其情妇谢宗芬在四川被抓获。

1998年4月底，白宝山在新疆被执行枪决。

他自己对新疆这个地方有愧，当听到去新疆执行时，脸上一僵：“何必呢，在这里了结就得了呗！”

然而，人做了恶事就要承担后果。对于这种穷凶极恶的悍匪，其罪百死莫赎，更遑论接受灵魂的鞭挞！

白宝山案，是人性的悲剧，也是一个关于选择与后果的深刻教训。从一个普通的工人，到成为开国以来最为凶残的悍匪，他的每一步滑落，都伴随着内心的挣扎与外界的忽视。

然而，他在供词中将自己报复社会的行为，归结为落户、做生意受挫，这却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罢了。他在狱中分明已经计划多年，并将所有的子弹都带回了北京。此时，任何一件激起他不满的事情，都会成为他再度犯罪的理由。

而他想用犯罪为孩子创造“体面的生活”，只能适得其反。自己成为抢劫杀人犯，恐怕孩子这一生都难有体面！

堂堂正正做人，才是一个父亲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！

犯罪，终究是一条不归路。

